

英國穆勒約翰著
侯官嚴復譯

穆勒名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穆勒名學部首

英國穆勒約翰著

侯官嚴復幾道譯

引論

第一節論開宗界說本非定論

世之言名學者。不獨其書人而殊也。卽其界說已參差矣。自著書之人。所用之文字雖同。而所達之意旨多異。言厖義歧。固其所耳。如義理之學。法律之學。凡爲書者。界說之紛。與此正同。此由其學所包事義廣狹。初無定畛。故於發端之始。姑爲界說。以隱括所欲發揮講論之大意。且亦有先爲臆造界說。而後此所言。卽以望文生義。此則本學所謂丐詞者也。丐詞乃名學言理屬禁譬如天文有

文昌老人諸星其名本人所命乃既命之後而謂其星爲文明壽考諸應此之謂丐詞

然此乃本學未極其精之徵驗也。夫爲書者。欲發端界說之皆同。必自其書所言之皆同始。凡物皆可爲界說。界說者。決擇一物所具之同德。以釋解其物之定名也。故必盡其物所具之德

而喻於心。夫而後知決擇以爲此界。況夫一學之精深廣遠。所并包之事理。至爲繁賾。往往爲一界說於今。及其學之擴充。則見以爲未盡。良由於散殊者或難盡窺。則不能隱括之而爲總義故也。譬如於物質之理。非博觀而明辨者。不能爲質學。俗翻化學之界說。此所以生理之學。治化之學。其界說至今猶爲爭論之端。是知學未造夫其極者。其界說不爲定論。其學之方進而未止者。其界說亦屢變不居。而開宗明義之界說。極所能爲。不過取邪衆說。而吾今所立。亦特標其所欲討論思辨者而已。是非然否。後之人任自爲之。然而曰是非吾名學之界說。則不可也。

第二節辨邏輯之爲學爲術

案邏輯此翻名學。其名義始於希臘。爲邏各斯一根之轉。邏各斯一名兼二義。在心之意。出口之詞。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則爲論爲學。故今日泰西諸學。其西名多以羅支結響。羅支卽邏輯也。如斐洛羅支之爲字學。唆休羅支之爲羣學。什可羅支之爲心學。拜訶羅支之爲生學。是已。精而微之。則吾生最貴之一物。亦名邏各斯。天演論下卷十三篇所謂有物。渾成字曰清淨之理。卽此物也。此如佛

氏所舉之阿德門。基督教所稱之靈魂。老子所謂道。孟子所謂性。皆此物也。故邏各斯名義。最爲奧衍。而本學之所以稱邏輯者。以如貝根言。是學爲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明其爲

體之尊。爲用之廣。則變邏各斯爲邏輯以名之。學者可以知其學之精深廣大矣。邏輯最初譯本。爲固陋所及。見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譯。近日稅務司譯有辨學啟蒙。曰探曰辨。皆不足與本學之深廣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學譯之。蓋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奧衍精博。與邏各斯字差相若。而學問思辨。皆所以求誠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

俗謂名學爲思議之術。近代名學專家。

此指魏得利魏官教言收
長著名學言語學二書

始取前說附益之。而爲界說

曰。名學者。思議之學。而因以明其術者也。歐洲數百年來。科學駸駸日臻勝境。獨名學沿習陳腐。其進甚微。頗爲學人所詬病。獨是家所得。方之他人爲多。其著說風行一時。而時始知重。審其界說之義。以學兼術。蓋必能析思之體。通其層累曲折之致。夫而後能遽所以然之理。而著爲所當然之法。以施於用。其義之善。較然無疑。今夫一思之用。其心境之所呈。心力之所待。與其間不可亂不可缺之秩序。使非昭晰無疑。將何所基而立致思之術。詔爲慮之方乎。故知方術旣行。致知斯在。世之不待學而能者。其術必至淺耳。卽有術焉。初不本於專科之學。亦以其術所本之學方多。抑非謂其無學也。蓋人事外緣。至爲繁賾。往往求一事之能行。必先盡多物之性。致衆理之知而後可。故曰不學無術也。

然則名學者。義兼夫術與學者也。乃思之學。本於學而得思之術者也。顧思之一言。自常俗觀之。若至明哲。而以科學格致之事。至於醫藥。皆爲科學。名數。實力。四科之學也。名學雖其理有以統諸學。而自爲一科學。科學理。瑩語。確故。其律令。最嚴。之法。律繩之。則歧義甚衆。蓋常俗所用之名。幾無一焉。無歧義矣。窮一事之理。思也。致一物之情。亦思也。雖名學之事。方舍情而言理。而窮理有自同然而之獨然者。有自既然以推未然者。前思後亦思也。其混而無所專屬如此。格物內籀之事。與幾何外籀之功。其在名學。釐然兩物。而在常俗之意。無區別也。然則欲定名學之義。必先定思之義而後可。

治名學者。其所謂思。多從前義。

自同然而獨然。

而此書所用。轉取後義。

自既然以推未然。

蓋後義較廣。而著

書者宗旨不同。各適己事。非有意於叛前人也。吾此時決擇之當否。將入後而自明。第思之一言。既已多涵如此。吾寧取其兼賅彌廣之義。不必主於其一偏者也。

第三節論名學乃求誠之學術

雖然。思之一言。尙不足以盡名學之界域也。自亞理斯大德以邏輯爲持論本原。然其爲書。持論部居第三。而解字第一。析詞第二。又有專論界說及分類諸術者。是知名學所包。本爲甚廣。或謂此三四部者。乃爲持論張本。解字所以爲析詞。析詞所以爲連珠。義見後卷。卽至界說分類諸

篇。作者之意。亦以連珠法例而後爲之。連珠者。持論證理最要之器也。然則部分雖繁。要終以論思爲歸宿耳。此其言似矣。顧其中亦有專爲字詞二物而發。窮端竟委。至爲詳盡者。不必僅爲持論地也。雖晚近法國學者。纂著阿賴耶名學。亦以論思之術爲其界說。然每見世人於語言精當。部分辨晰。與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於名學矣。且見人稱名學大家。及云善爲名理。與云名言名論。意皆不必專指其論思之合法也。記醜而博。機鋒警捷。排難如弄丸。釋紛如破環。不徒所聞見多也。所聞所見。皆若素部勒以聽當機之指揮因應者。皆當此稱。由是觀之名學之界域。上本古人。中稽述作。下至常語單辭。若皆未必以論思一端盡其量者。性靈之用。思議二者之外。尙有事焉。亦爲名學之所統攝者。灼然可知也。

故若取名學而界之曰。名學者。所以討論人類心知。以之求誠之學。將可以賅心德之用。而亦不悖於古。不戾於俗矣。夫名學雖大。然舍求真實不虛之事理無可言者。而一切名學之所有事。若名。若詞。若類。若界。與凡其學之所統治者。皆爲此一大事而起義。人之生也。非誠無以自存。非誠無以接物。而求誠之道。名學言之。夫求誠所以自爲也。而有時乎爲人。爲人奈何。設教是已。教人常以言詞。然其術非名學之所治。名學所治者。不外一己用思求誠之所當然。至於

諭人教人之道。則又有專術焉。以分治之。此如言語術。教育術。二者皆專治之者矣。名學所論。人心之能事。皆自明而誠。其明其誠。皆以自爲。故雖六合之中。具有性靈之物。舍我無餘。我之能治名學自若。我之得爲名學大家自若。而名學之所討論。爲斯一人發者。猶其爲過去未來。世中無數人發也。

第四節言名學論推知不論元知

夫以名學爲求誠之學。優於以名學爲論思之學矣。顧後之病於過寬。猶前之病於過狹也。誠者非他。真實無妄之知是已。人之得是知也。有二道焉。有徑而知者。有紆而知者。徑而知者。謂之元知。謂之覺性。紆而知者。謂之推知。謂之證悟。故元知爲智慧之本始。一切知識。皆由此推。聞一言而斷其爲誠妄。考一事而分其爲虛實。能此者。正賴有元知爲之首基。有覺性爲之根據。設其無此。則事理無從以推。而吾人智識之事廢矣。

誠之以覺性通者。如四體之所觸。中心之所感。譬如昔者之哀樂。今日之飽飢。凡此皆己之所獨知。徑知者。初無待他物他事。推證而後悟其然也。其待推證而知者。大抵境不相同。如言南極火山。北溟冰海。抑時不相接。如史冊所紀載。他如數學中問題證論之事。故境與時異者。則

以左驗陳迹推之。其數理奧殫。則據公論界說。與夫一題之與數求之。幾何算術。皆此物也。總之。凡心知可通之物。不此則彼。非其推知。卽其元知。非覺性所本具。卽由覺性而遞推者耳。人具覺性。而知識從之推演。此其端有幾。與其所以異於後起之智慧爲何。其省察之方何若。其識別之事何居。凡此皆名學所不事者。以其爲最初不二之物。非言語文字所可析。亦以其爲他學所專論。非名學之所兼治。

凡知之原於覺性者。卽知卽誠。絕無疑義。亦無轉語。如一人所見所覺。無論接以官骸。抑或由於心知。誠見誠覺。不待更問。故不假文字言說。勸其誠妄。無文字言說矣。於名學復何所事之有。

然所不可不謹者。世人常卽推知。以爲元知。往往一事一理。其人得之。本由推較。第久習之餘。其推較至速。瞬息卽辨。有若元知。其實否也。此如一事。久爲異宗智學家所論定者。則觀物一事是已。人眼見物。遠近之差。淺者恆謂本於元知。不知眼之所見。止於色羣深淺。初無遠近之數。呈於眼界。當云見遠見近之頃。其所見者。實物形大小。色分深淺。其由此而分別遠近。正由推較。其推較之術。由眼簾瞳孔之縱縮有異。由已知遠近之物。形色不同。然後本所已知。推之

當境。特自有生以還。操之甚熟。其推較若無推較者。而人遂曰元知。不知方其孩穉之初。此事固由學而成。閱歷而得。且須年久。其事益精。以其益精。知非見性。故觀物之頃。所謂元知。止於形色。至於遠近虛實。則皆待推而知。推知可妄。故名學言之。元知無妄。故名學不言。

案穆勒氏舉此。其情在誠人勿以推知爲元知。此事最關誠妄。今請更舉世俗易誤之事。以備學者參觀。如朝日初出。晚日將入。其時眞日皆在地平之下。人眼所見。特蒙氣所映發之光景耳。人謂見日。此無異以鏡花水月爲眞花眞月也。又眼爲腦氣所統。而眼簾受病者。往往著影不磨。遇感輒現。而人以眼簾所呈。拓之於外。遂謂當境實見種種異物。不知所見者。乃眼簾中影。彷彿外物。非若平時外物形色。收之眼簾也。自不知此理。而世人目能見物者。遂以日多。而一切妖妄之說興矣。

是故欲究心知之用。自明而誠之理。莫切於先區何者爲元知。何者爲推知。顧其事不屬於名學。而他科之學言之。心學之書。必有專篇明人心之知。何者爲覺性所本有。何者由於外鑠。待閱歷學問而後明。即若古今聚訟之端。如物質之眞幻。神道之有無。與夫神質二者之終爲同異。宇宙二物。謂無限之空與不盡之時爲心中之意。抑心外之端。空之與物。時之與變。是一是二。皆其所深

窮而詳辨者。至於名學。無取更爲覆論。但三占從二。以神質爲眞實。謂空時爲不幻可耳。然其物皆不二而最初。無由推證其所以然。但知其爲覺性所同具而已。餘若意。四名恭若覺。四名悲爾

什布若識。去聲訓記西若信。讀如篤信之信皆求誠時心知之用。而爲心學所必言。名學雖據

之發端。而其物之爲覺性元知。抑可更析他端。進求本始。所不問也。其他哲學疑義。人心感情通理之機。何者爲本然。何者爲後起。帝天之凜。同類之仁。果有良知良能。不待學而具者耶。抑

繼性成善。自明而誠者耶。皆當訪諸他科。而非本學之所有事者矣。

故名學所講。在於推知。謂其學爲求誠之學。固也。顧其所重。尤專在求。據已知以推未知。徵既然以觀未然。其已知既然。爲公例可也。此爲外爲散著可也。此爲內名學所辨論。非所信者也。

在所據所徵以爲信者。蓋信一理一言者。必不徒信也。必有其所以信者。此所以信者。正名學

所精考微驗。而不敢苟者也。告吾以所以信者。吾能決其所信之當否。使其人信一理一言。而

無所以信者之可言。雖有名學。末如之何也已。元知覺性皆所信而無所以信之可言者下愚之人亦有所信而無所以信之可言者莫須有

點是已

第五節論名學所以統諸學之理

自人心莫不有知。而所知者。元知少而推知多。故名學之所統治者。不獨諸科學已也。卽至日用常行之事。何一爲名學之所不關乎。大之此心之公理。小之至一物一事之然否。皆推證參伍而後可知者也。故推證參伍者。生人之一大事也。無日。無時。無一息之頃。能無所推。苟非耳目之所親。官骸之所接。皆必參伍焉。而後心知其虛實。此不必學問藝術之事而後然也。處於人羣。生有執業。不如此其業不治。所處不安。治人之官司。御兵之將帥。爲舟師。爲醫者。爲農。爲工。爲商。一言蔽之。皆察當前之符驗。而知其所當行已耳。凡皆測虛實。審情僞。而行其方。是方也。其所自爲可也。其他人之所立。守而用之可也。爲此而善。其業亦善。而其生休。爲此而不善。其業亦不善。而其生病焉。故推證者。人心不可離之用也。推證不徒名學之事也。致知之事。莫能外之。

雖然。名學與致知異。謂名學之所治。與致知同其廣遠可也。謂致知之事。卽名學之事。不可也。致知者。執役者也。而名學者。聽斷者也。名學非能求左驗也。左驗具。而名學定可用不可用焉。名學非能實測也。非能造端也。非能探索也。其職在聽斷。執醫之業。問名學曰。慕蹶之候云何。名學不置對也。彼欲求此。必資之一己之實測。與平生之閱歷者。抑他人之實測閱歷。而垂諸

簡策者。而是實測閱歷者。有當有否。則名學能以片言決之矣。察其案以論其治法。審治法以驗其方藥。是真名學事也。是故名學不與人以證。而能教人何物之足證。與如何以決其證之是非。不言某事之證爲某。而言以何因緣。此可證彼。若夫求一事之左驗。實測造端之功。則致知之事。科學之所分治。名學雖欲爲之。有不暇矣。

故貝根曰。名學者。學學也。凡學必有所據。謂之原。

四名樣達此言所與常俗曰案

由所據而得所求。謂之委。又

必有所憑者以爲證。與其所證之理以爲符。名學者。詳審於原委之際。證符之間。則範之公例大法焉而已矣。使是二者之相屬。誠有不容疑不可倍之公例大法。行於其中。則凡一切分科之學。析理之書。與斯人之言一行。與是例是法不可不合。不合則失誠而爲妄。而委與符皆違事實矣。故斯人種智。舍夫元知而外。其餘之尋原竟委。發證合符。無閒先知其例法而求合。抑玄契例法而不自知。但使其理誠真。其言誠信。則其與名學所著而列之者。斷斷乎其必合也。

第六節考名學之利用於何而見

由是而名學之全體明。亦由是而名學之大用見矣。夫物物爭存。而存者必有其所以存。使名

學常存不廢。則名學之爲利用可知。苟推知之事。欲其无妄。則無閒先知後行。抑先行後知。其合於名學之法例一也。然而通理責合者。易无妄乎。抑偶得闇合者。易无妄乎。此又不假深辨而自明矣。世固有不知名學。而著書談道。冥契玄符者矣。卽科學之殊。亦有不深名學。而所得爲不少者。人類先名學而出者。不知幾何世。使不通名學。而所思輒誤。則人事一日無盡利之推行。卽本學且無由爲緣起。故謂必通名學而後能思者。無異言必審養生而後知飲食。先有韜鈴。而後有兵戰也。是以不待奈端。動例之興。而世有營造矣。不待歌白尼日宗之說。而世有律歷矣。然而三例未興。營造之能。固有止境。八星未喻。律歷之制。方滋積差。是知名學未昌。格物窮理之家。其所能爲必儉也。卽有一二先覺之士。將聖之資。可無待於名學。而熙攘之衆。中才爲多。欲使由之而知其道。免其妄而進於誠。是非析其理而著其法焉。斯無望已。且名學與格物窮理有相需之用。亦有相益之形也。故每聞科學釋一難題。進一勝境。則名學之業。亦有增高。而今日尙有二三科學。功苦道悠。未臻美善。不徒所得甚微。而是甚微者。尙非可據。則政以人類才力之微。所治於名學者未深。乏利器以善其事耳。然則詎非以其學爲道高用寡。不必亟講也哉。

第七節標明本學界說

是故名學者。論人心知識之用於推知者也。自本已知以求未知之塗術。至於旁通發揮。凡以佐致知之功者。皆名學之所有事者也。故其所論。莫先於名。名者。言語文字也。言語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窮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於是乎有界說之用。亦於是乎有分類之學。蓋得此而後。吾心日積之理。有以見其會通。有以施其綱紀。可默識而不至於遺忘。且部勒徽別之。以爲他日更窮新理之用。故界說明而分類精者。不可瑩以疑似之說。何則。彼所以推驗之者有其具也。凡此皆推知之功用。證論之器資。而卽爲名學所界域而統治者。至於上追心本。求人心之原行。若覺性念思之屬。雖事爲首基。而名學可資其用。而不必議。蓋其物不二。而無關於參伍錯綜之功故也。

是以名學正務。在取窮理致知之心術而分析之。以觀其變。與夫心之餘能。凡所以輔窮理致知之用者。於是知其層累曲折矣。則筌之爲大法公例焉。以勘他日所據之以爲證驗者之當否。所由之以得事實者之圓漏也。

雖然。分析心術。以求其層累曲折之致矣。非曰分之至精。析之至微。至於不二之心德。所謂人

心之原行者而後止也。吾名學之事。故無事此。今夫析一事物之變。以求其層累曲折者。與考一事理之實。而具其左證符驗者不同。考一事理之實者。由甲知乙。由乙知丙。如是遞推。至於知癸。其事相承。不可一缺。設有缺者。諸證墜地。而析一事物之變者。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每進一解。皆爲至寶。不必後此之果能賡續也。此如質學。以今能事。所得原行。至五六十。就令他日術精。知今原行。皆爲合質。而前者所得。要爲丕基。不可廢棄。蓋是五六十者。雖非眞實原行。而世間物質。皆所化合。而質學今茲所明。皆眞非妄故耳。今名學所分析。而據之以爲發論之基者。義正同此。

故此書所分析心術。而求其層累曲折之致者。至所以爲窮理致知之用而止。言其推知。置其元知。蓋名學者。其用主於別是非辨誠僞也。夫苟能是。何多求焉。吾聞訾訾名學者曰。人之用其筋肋手足也。不必知其經首之會。而後能也。此得其一而遺其一之說也。向使一肋受傷。而肢體爲之偏廢。欲爲治療。非深明於其經首之會者。必不能也。故聞詖遁之辭。而欲辨其生心害政之所以然者。非於人心之用。達其幽隱離合之變者。或不能也。雖然。其事固有所底也。使達其幽隱離合之變。而足以變其生心害政之所以然矣。沿不知止。過於所以爲知言之用者。

斯真無解於訾警者之言矣。故曰。彼遺其一而得其一也。名學者。求誠之學也。亦知言之學也。故其析心術也。猶治樂者之審音也。知六律之清濁合散。明隔八之相生。足其事矣。至於察音浪之短長。考震蕩之度數。則音學之事。而非合樂者之所要圖矣。哈德禮。李一德。洛克。汗特。之數公者。皆兼精於名理二學者也。顧其所異同。皆在於理學。而一入名學之域。則匪所紛爭焉。不佞所以嚴名理二學之界者。正以爲吾名學之精確不易故耳。

理學其西文本名謂之出形
氣學與格物諸形氣學爲對

故亦繙神學。智學。愛智學。日本人謂之哲學。順晚近科學。獨有愛智
以名其全而一切性靈之學則歸於心學。哲學之名似尙未安也。

然而名學固無待於理學。而理學欲無待於名學。則不能也。蓋理學之無待於名學者。惟其言覺性元知。事取內觀。辨證道斷者耳。自此以降。但有原委之可言。證符之足論。則必質成於名學。而一聽名學之取裁焉。由是觀之。則名學之視理學。猶其視他諸學矣。不能以一日之長讓理學。亦不得謂名學於理學近。而於他學遠也。故名學之不可混於理學。猶其學之不可混於他學。理學與他學。容有未定之疑義也。名學以無疑。決他學之有疑。不容有疑義也。是書所標之名理。所舉之義言。無一非論定者。則不佞所能自信者也。

穆勒名學目次

引論

第一節論開宗界說本非定論

第二節辨邏輯之爲學爲術

第三節論名學乃求誠之學術

第四節言名學論推知不論元知

第五節論名學所以統諸學之理

第六節考名學之利用於何而見

第七節標明本學界說

篇一論名學必以分析語言爲始事

第一節論名之不可苟

第二節論析詞第一層工夫

第三節論欲觀物宜先審名

穆勒名學部甲 目次

部首一

二

四

六

九

一

一三

部甲一

一

二

五